

赵孟頫汲黯传

汲黯字長孺潞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
衛君至黯七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
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
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中国经典碑帖释文本

赵孟頫汲黯传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孟頫汲黯传 / 古吴轩出版社编.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9.9

(中国经典碑帖释文本)

ISBN 978-7-80733-365-4

I. 赵 … II. 古… III. 楷书—碑帖—中国—元代 IV. J2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9680号

责任编辑: 徐耀明

见习编辑: 张 蕾

装帧设计: 唐 朝

书 名: 中国经典碑帖释文本·赵孟頫汲黯传

编 者: 本 社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 889 × 1194 1 / 16

印 张: 1.75

印 数: 3000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365-4

定 价: 5.00元

简介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士，故画史又称“赵吴兴”。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死后被元英宗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但是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王世懋称：“文敏书多从二王(羲之、献之)中来，其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

令；至书碑则酷仿李北海《岳麓》、《娑罗》体。”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篆书，他学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草书学羲献，能在继承传统上下苦功夫。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虞集称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度其形。”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

《汲黯传》写于延祐七年（1320）九月，此帖纵十七点九厘米，横十七点五厘米，现藏于东京。作品中缺一百九十七字为明代书画家文徵明所补。汲黯，字长孺，西汉濮阳人。武帝时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术，常直言切谏，并反对武帝对匈奴贵族的战争，建议与匈奴和亲。后出为淮阳太守，在位十年死。此帖是赵孟頫著名的小楷作品。文徵明跋赵书《汲黯传》称他“楷法精绝”。倪瓒曰：“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隋唐间人。”清代冯源深评云：“此书方峻，虽据欧体，其用笔之快利秀逸，仍从《画赞》、《乐毅》诸书得来。”清笪重光跋曰：“松雪此册，字形大小，无不峭拔，云唐人遗风，其源乃出山阴耳。”综观其书落笔迅捷，从容不迫，一气呵成，而无一笔失度；其字体宽和雍容，风骨秀逸，平和简静，有轻裘带之风：大用笔上，提按使转，方圆兼施，还十分讲究笔画间的粗细和累重变化，极富有节奏感；在结体上，法度严谨，挺秀润健，十分讲究字的揖让，以求顾盼有情，故能开阔而不平析，寓丽于苍劲之中。

赵字功力深厚，熟而生巧，摇曳多变，在楷书之中，每每参以行书笔法，使文字增添异彩，在临习时亦不能不察。

汲黯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庄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汲黯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適河南
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
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
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薨乃召拜為中大

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余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滎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余，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
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
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
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
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
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位當時是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

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
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
劉弃。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時是，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
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

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从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

捐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
數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

朝廷何黯多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
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我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
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去。麾之不去。雖自謂
責育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后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去，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礼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无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礼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子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

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
束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
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念
穀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
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

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
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
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
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

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讞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

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
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
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
弘湯和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

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益，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于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

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
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和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
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

位黯又非毀和湯等已而和至丞相封為侯
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
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
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默然有間黯曰能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
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

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